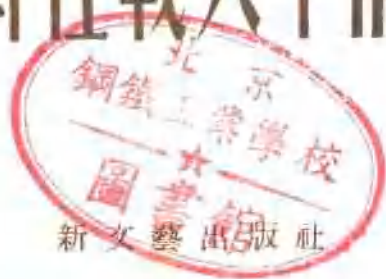


劉 白 羽

朝鮮在戰火中前進



L53

劉 白 羽

朝鮮在戰火中前進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上 海

朝鮮在戰火中前進

著者 劉白羽

*
* *

有 限 公 司

1951年8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8000冊

1952年8月第四版上海印15001—20000冊

書號 (273) [1 111 10] 定價 ¥ 6,5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華印刷廠承印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一

在記述朝鮮戰場見聞之前，我先把這封信介紹給讀者們。這是一個普普通通朝鮮人的信，但卻是千萬朝鮮人民鮮血寫的信。我帶着它走過朝鮮的前線與後方，我看見閃閃的戰爭的火光，我看見在火光中昂然前進的朝鮮人，我想起它，我不能忘記它。下面就是黃海道信川郡九笙面這一個青年的信，當美國劊子手們侵入北朝鮮的時候，當他的父親母親和弟弟一個接着一個在他眼前被美國人殺害了的時候，他在臨死之前給他的哥哥李亨求留下了這封信：

「哥哥！這是我送給你的最後的字，我在死前幾十分鐘寫這封信。哥哥！父母和弟弟都死在敵人手裏了，父親和母親和弟弟已經被殘殺了，剩下來的我也只有死了。要死的罪是什麼？哥哥是勞動黨黨員，全家都是希望和平與幸福的，就是這個緣故。哥哥！你替我們報仇吧！我們生

命死了以後可以消滅，可是我們的仇敵——美帝國主義與李承晚叛徒一定要粉碎。一定替我們報仇吧！父親和母親在敵人面前，到最後沒有屈服，我也是在敵人面前一點沒有屈服，我死得很安心。這條不屈服的路是你告訴我的，我是堅決地爲了我們最後勝利而死的。粉碎敵人，更勇敢地爲我們鬭爭。更勇敢地鬭爭吧！」

我得到這封信是在平壤，由勞動黨中央的一位同志把它交給我，在這封信的後面還附寫着一行字：『像花一樣年青的生命，一直不屈服，他仇視着敵人倒在地下，這偉大英勇的少年的遺言，是朝鮮無數犧牲人民給我們的號召。』

是的，是偉大的號召，我進入朝鮮後，看見朝鮮人民就在這樣的向侵略者復仇的號召下，英勇堅強地戰鬭着。

一月三十一日，北方最寒冷的季節，我過鴨綠江進入朝鮮，由於兩岸城市都實行了嚴密的燈火管制，江面上是一片沉沉的黑色，只有巨浪閃着白色磷光。汽車過了橋停在岸頭辦理入境手續。這是我第二次到鴨綠江，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初春——那時廣大東北地區，剛從日本帝國主義魔掌中解放出來不久，那時，鴨綠江水綠得可愛，中朝兩岸

人民都在歡騰鼓舞，現在我們全國解放後不過一年多，美帝國主義新的侵略陰謀又在鄰近我們邊界的地方進行了。

在路口上有一根橫木，現在橫木徐徐升起，我們的汽車發動了馬達，便從這兒駛向朝鮮原野。這時，我又回過頭來看看我的背後，背後就是祖國，這時想到祖國真產生無限的溫暖，無限熱愛，同時我也想到不久以前和我一樣從這江上經過去志願支援朝鮮的千百萬中國人民。當時敵人把戰火燒上鴨綠江，隔着這條江，新義州正遭受着瘋狂猛烈的轟炸，火光映紅了江水，城市上空是一片黑色，煙霧騰騰，日夜凝結不散，煙霧中開始落下雪花，嚴寒在這時來臨了。那時朝鮮戰局是多麼緊急，多麼艱難，全世界人民是多麼擔心。正是那時，無數中國人民反披着羊皮襖，毅然決然順着江上鐵橋，踏入戰火燃燒的朝鮮，那時朝鮮人民站在冒着火焰的廢墟前，默默舉手向我們敬禮，我們的人民也一聲不響，就積極向前走去，迎擊敵人，據說那時鴨綠江還未結冰，還是一片波濤澎湃，不息地奔流，現在這江岸早已結着厚厚的冰層。我多麼想趕上志願部隊的英雄們，可是我知道他們今夜正在遙遠的前線奮戰。但同樣的情景，是我立刻看見了朝鮮人民，一個

朝鮮戰士走到汽車窗口十分關切地說：「同志——辛苦了！」這一句包含着無限情誼的話，在朝鮮戰場上，是反侵略戰爭的國際兄弟的致敬辭，從這裏開始，我一路聽到漢江前線。我想在這裏用幾句話來概括我對朝鮮人民的總的印象，那是不容易的，你要知道朝鮮在奮力作戰，只有當你深入到這種火熱鬥爭現實生活裏面，你才更能體會人們的思想，感情，可是我相信打從爲真理爲和平而英勇鬥爭的國家來的人，是最容易理解正處在鬥爭火焰中的朋友的。

新義州——這與我們的安東市只一橋之隔的朝鮮城市被炸彈毀壞了。在一條十字路口，我們聽到有人要我們停車，一個朝鮮的交通哨走過來，他問：「平壤？」我們點頭，他把路指給我們，然後他十分親切地告訴我們夜間敵機頻繁，要我們注意。後來我們到了一個小市鎮停車休息，路邊忽然呀的開了一扇門，閃出一線燈光，大家看了十分興奮，到那裏去看，原來是一家小飯館。朝鮮房屋外面有一條走廊，進屋的人把鞋子脫在那裏，屋裏面鋪着清潔的蒲蓆，電燈雖然罩了黑布，可是還是令人十分喜悅。原來整個朝鮮夜間，你在各處行走，是只見一片漆黑，不見燈光，只有進入屋內，你才看見人們不管敵人

怎樣殘暴轟炸，依然安寧而堅定的生活着。燈光照耀在牆壁上——一幅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將軍的畫像，畫像下貼了一條標語：「朝中人民永遠的親善萬歲！」每一個朝鮮兄弟都用溫暖的友情來對待我們，一個朝鮮母親從廚房裏伸出頭來，慈祥地讚美着中國。她告訴我們，去冬，美國侵略者向鴨綠江邊迫進，當時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就打從道屋外急急經過，打響入朝作戰的第一戰役。

再前進，就進入美帝國主義侵略軍曾經佔領的地區了。

公路兩旁——燒毀與炸毀的痕跡，處處相連，完全變成一片瓦礫場了，有的村莊全部爲彈坑所代替了。我知道我是在巡禮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第一戰役的戰場，你看，戰場的遺蹟告訴我們那是多麼英勇的戰鬪：冰凍的路邊水窪裏翹起着坦克的黑影子，伸着細長手指一樣指着天空的砲筒，我們經過兩條遮滿松林的山脊，但路旁不斷出現的是殘破的汽車的骨架，有砲車遺棄在燒毀的村莊旁邊，有一輛重坦克簡直就停在公路的中心……我們的司機同志突然朝窗外一指，說道就是我們包圍敵人的陣地，實際這裏已經看不出什麼陣地，只看見密密麻麻相聯結的巨大彈穴，可見當時砲火之猛烈有如洪雨，而這並

不能停止歷史的前進的車輪，勇敢的志願軍的戰士們，就從這彈穴上前進殲滅了敵人。我在這裏描敘的不是某一個段落，鋪滿直趨定州的幾百里公路上都是摧毀的村莊。我一面向前走，我一面告訴自己，這是灑遍人民鮮血的地方，每一片廢墟，每一個彈穴，都埋葬了不知多少和平與善良的人民的生命。在一個叫做新豐里的地區，去年十月二十七夜晚，美國劊子手們把勞動黨員、村幹部、熱誠農民、生產模範、母親和孩子，七十五人塞到一口枯井裏而去，然後兇殘的把炸彈打下去，血冒出來，枯井變成漏井，塞擠在人堆裏的只有兩個小孩子沒有死亡。第一個向上爬跌下去了，第二個終於爬上來，這個小孩子把那真實的屠殺情況告訴人們。一個平壤附近的農民告訴我，當他隨同人民軍撤退向鴨綠江，遇着中國志願部隊又再回轉來的時候，他說：『沿途看見美國人炸死的兒童到處都是，在一個江邊我瞧見一些朝鮮小孩子是給石頭砸死的，我瞧見一個防空洞裏面塞滿二三十個屍體，那都是北朝鮮的和平人民，——那時我對我自己說：我一定要報仇！』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宣川，在這個城市裏，只剩下無數危立的房屋的殘骸和廢墟，我們的車從廢墟上穿來穿去，幾乎找不出道路，但廢墟上是有了一條前進的道路的，當我

們離開宜川向前行走時，在我眼前展開朝鮮的真面貌了：一個和平的墓園被無恥的強盜破壞了，那瓦礫與火焰是盜犯的罪證，我知道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望着朝鮮，但是今天真正的朝鮮是怎樣的朝鮮呢？這一點我們必須分辨清楚。朝鮮籠罩在戰爭烈火之中，一點也不錯，這是事實，是這樣的烈火，當我到漢江前線去時就夜夜在火光中前進。可是我肯定地說，烈火不能燒掉朝鮮，敵人製造了廢墟，可是從廢墟上站立起來的人，他們是那樣堅定，那樣頑強不屈。現在在我眼前展開的，就是這活的朝鮮，昂然前進的朝鮮。

在公路上，我看見一隊隊朝鮮人民軍，揹着短短的轉盤槍向前方去，穿着白色服裝的老百姓趕着牛車向前方去，總之一切人羣的方向都是向着前方，向着前方。特別是在宜川以東的路上，我們的汽車司機十分小心地把車停下來，那已經是下半夜，嚴寒的白霜蓋在行人的身上。汽車所以停下原來是前面有一隊人在行進，我從車窗上伸出頭來看了看，我看到一隊朝鮮婦女，她們——穿的不是潔白的裙子，而是灰綠色的軍裝，她們的行列不算怎樣整齊，但是我看見她們——在這寒夜之下，是那樣豪邁的向前行進着，她們有的揹着槍，有的就肩着行囊，她們——向公路一邊讓開我們的車，我看見她

們的臉，從她們的臉上我看見的不是戰爭的苦難，而是十分安祥與鎮定，我懂得這種鎮定，只有堅強勇敢的人們，在戰爭的鍛鍊下，她們經過了——戰爭開始突然襲擊之下的震驚，仇恨使人們變得堅決、更堅決了。他們的信心誕生了，他們明確了必勝的前途，於是無論戰爭多麼殘酷，而他們變得安祥、鎮定、不屈不撓、穩步的前進着。她們就是這樣擦着我的車窗行進，望着我們，並不停止她們的脚步，好像在說：你們先走吧！我們也一定要走到那裏，那裏是前方，那裏在作戰。

我們在一片平坦地上，兩次爲哨兵的槍聲阻止，我們看不見敵機，只聽見敵機轟隆聲從夜空中掠過。

可是在我的腦子裏牢不可破的還有另一深刻印象，那是在宜川，在那面危危欲墜的樓牆上，看見一條中國人民志願軍鼓舞前進的標語。我相信，在那危急的時日，我們的善良而勇敢的人們，是從冒着煙的廢墟上前進的。恰好，當我們奔赴定州的時候，我們汽車上微微的燈光照着路上飛揚的塵土、路旁的樹木、以及公路上前進的砲兵。開始我以爲還是朝鮮人民軍呢！可是，接近了，我看見馱着砲的騾馬，騾馬甩動着尾巴，戰士們

揸着背包——那布製的鞋子，那長長的掛在背上的乾糧袋，啊——甚至那隨着砲車默默前進，那微微彎着身子不慌不忙而十分堅毅的態勢，對我卻是那樣熟悉呀！——同志們，你們是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的戰士吧？是的，是他們，我看着一個一個普通的戰士，你看他們就那樣堅強而勇敢地走着。我在我們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曾經和我們的戰士們這樣一起前進過，走過祖國的很多地方。這一次由北京動身，深夜——在火車上——注意着在塔山、在錦州車站上那燈光，感到那樣幸福，爲什麼呢？就因爲我親眼看見我們的戰士們在塔山、在錦州作過戰，流過血。現在，我又看到了我們的中國志願部隊戰士們在前進，他在想什麼呢？他到那裏去呢？他們離開了祖國，踏上了兄弟國家的土地，他們到戰火中去，儘管那裏充滿一切轟炸、燃燒、危險、甚至死亡，但是戰士們牢記着祖國所交付的神聖的任務，他們是那樣英雄氣概地一直向那裏走去。是這樣的人民啊，真正和他們在一起，誰都會感到無比信心。

看，這是志願軍的一個營教導員的一頁日記，從這頁日記上所記載的時間看，那正是志願部隊剛剛進入朝鮮不久的時候，可是在這裏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真實實，充滿同情

與仇恨。

「十一月十三日，於下揚地。」

爲祖國爲世界和平的反侵略戰爭在熱烈地進行着。敵人的飛機聲和屠殺人民的掃射聲，轟炸聲以及砲聲，沒有一分鐘聽不見的時候，時刻都聽見轟隆隆響着。在這樣戰爭形勢下，看到朝鮮人民東一個西一個無家可歸，說不定那時那刻，人民就要受到敵人的殺害，從此更體會到帝國主義野心不讓人民生存，想以侵略戰爭將人民消滅。我是中國優秀兒女的一分子，要想一切辦法領導部隊，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的鮮血流在朝鮮戰場上，換取朝鮮人民的解放，將敵人澈底消滅來爲人民，爲我那些流了血的階級兄弟報仇雪恨。

我很寶貴這進入朝鮮的第一夜的經歷，我很寶貴在那向前方去的道路上我看見了朝鮮人民，也看見了中國人民在並肩前進。

讓我們用實際行動來紀念黃海道那一個年青農民的遺言吧，爲他報仇的不僅僅是無數的朝鮮人民，同時也有無數的中國兄弟。

我們第一夜的目的地是定州，可是定州在那裏呢？我們已經走到城中心，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已經進入城市，這時天已接近黎明，寒冷的風吹着空中折斷的電線。我走下車來看了看，兩旁完全是一片瓦礫，連一點燒剩下的牆基也沒有了。我們只有在瓦礫堆中找來找去，好不容易找到一塊指路牌，才靠它認清我們已經到了定州。我們辨明方向，然後順着曲折的山間的小路，通過激盪的河流，在一片深深山谷中找尋我們的第一個宿營地。當第二天太陽升起的時候，我第一眼看見白日的朝鮮：山嶺上滿覆着銀白色冰雪，但那一眼望不到邊的松林更顯得蒼翠可愛了，還有栗樹的乾葉在陽光下閃着金黃的光，山谷中彎曲着河流，蜿蜒着一根白線一般的公路，稻田地接着稻田地，高架電線一直接連着伸向天邊，電線給陽光照得像一根一根銀線。朝鮮，多麼莊嚴而美麗的朝鮮啊。

二月五日，我在一個遮滿密林的山谷中和一家朝鮮人家共同歡慶春節。記述這個山谷中的農村，我認為這是我的一個重要任務，因為從這小小的農村，我開始深入地看見真正的朝鮮。假如說我過鴨綠江、過清川江、過大同江，在敵機的不斷襲擊下，在燃燒的大火中看見了正在戰爭中的朝鮮面貌，看見了火焰與瓦礫，但現實生活提醒我自己：誰要只看見火焰與瓦礫，誰就等於沒看見朝鮮，我們更重要的是了解真正的朝鮮人民的生活。現在，我就從我所住的小小草屋頂下說起。那一個充滿大風雪的深夜，我們出發到前線去，可是由於一座橋樑炸毀而被阻歸來。我們房東老母親見我們回來十分高興，她拿着一把斧頭走過來在我們的窗戶上釘了鐵釘，遮起一塊黑布，因為村莊上空飛機日夜不停，常常因為露一線亮光也會遭受災害。我看她敲着鐵釘，是那樣充滿着仇

恨的感情，但又那樣安祥而堅定。

另一天夜晚，我從外面回來，這時漢江南岸的光輝英勇狙擊戰已激烈展開，而山谷中十分平靜，照着一片微明的月光。我走近我的草屋，忽然聽到屋裏一片熱鬧的歌聲，……我就在一堆乾稻草上面坐下來，吸着煙，望着朦朧的月亮，這時突然有一架飛機帶着轟然巨響低空掠過，屋裏的歌聲還是沒有停止，而且這熱情的歌聲漸漸吸引了我，要我回去。

朝鮮的屋門像一扇窄窄的窗戶，一進去就是鋪了蒲蓆的炕，我一進去就發現這小屋裏正展開熱情而動人的場面。圓炕桌上一支蠟燭閃射着光亮，在我們志願軍同志的四周，擠滿了朝鮮小孩子，相通的隔壁屋裏，坐滿這一帶鄰居的勞動婦女。七八歲的朝鮮小姑娘韓崑崙淑穿了一件短短的粉紅色上衣和白裙站在人羣中唱着『金日成將軍之歌』，這個歌，歌唱着長白山，歌唱着鴨綠江，歌唱着人民的領袖怎樣通過那艱難的時日，領導人民進行鬭爭。這是一支到處普遍聽見的歌，可是這一晚，韓崑崙淑天真地歪着頭唱得那樣真摯，那樣感人。十五歲的小學五年級生李春花穿着清潔的藍色帶長褶的制服站起來

唱歌。孩子們和母親們還一起唱了「阿里郎」，誰都知道這支充滿悲壯氣氛的歌，描敘一個革命者當他走上茫茫征途時，怎樣記憶着他走過的阿里郎山。今天，整個朝鮮佈滿硝煙和烈火，新的帝國主義侵略者正在屠殺兒童和母親，這時，我們不難推測我們身旁的人一面歌唱一面心情是怎樣激動。

房東老母親——就是韓崑淑的媽媽，用那樣喜愛的眼光看着我們，她和幾個背上馱着嬰兒的婦女，擠在門口上。她們要求我們唱中國歌，我們也就唱了兩個歌。朝鮮的、中國的歌聲不停地交替着，這時不管草屋頂上飛機的猖獗，雖然語言不通，但一種純真的深切的國際兄弟的感情隨着歌聲靜靜地流着。朝鮮是一個有優美的民間藝術傳統的國家，這就使這個集會增加了藝術的光彩。後來，由唱歌發展到舞蹈，兩個朝鮮婦女起來跳朝鮮民間舞，她們穿着長裙，一面裊裊地舞一面唱出宛轉的歌聲。這個自然形成的，毫無拘束的晚會一直繼續到深夜，大家變成兄弟姊妹一樣親近。這個晚會的出色的組織者是韓崑淑的媽媽，她自己是一個勞動黨黨員，她們的家庭是一個工人家庭。原來家在平壤，她的大兒子韓昌晝在戰爭爆發後立即參加人民軍到前線作戰去了，二兒子韓